



小學句讀集疏

稽古

五

仁  
2788  
11-8





門口仁3  
2788  
卷11-6

小學句讀集疏卷之五

益軒貝原先生鑒定

竹田定直編次

稽古第四註

稽考也考虞夏商周聖賢已行之迹以證前篇立教明倫敬身之言也凡四十七

七疏

稽古二字出堯典又微子之命曰稽古崇德象賢又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註證前篇立教

明倫敬身之言章句曰三者有所徵於古而非妄也○觀瀾三宅氏曰考古人已行之迹以徵之者正欲使後世學者有所興起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註

朱子曰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

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每





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人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解於用力也

**疏**滕文公上○蒙

引曰言必稱堯舜者每言堯舜盡性之事以實之見人皆可以為堯舜也

**其言曰舜為法於**

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此則可憂也憂

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註**

其指孟子也朱子曰法者人倫而已鄉人鄉里之常人也

離婁下○章句曰法人倫之法則也○合璧曰大舜能盡人倫之至為法則於天下○朱子曰我猶未免為鄉

人此便是知恥知恥則進學不得不勇

**披往行實前言述此篇使讀者有**

**所興起註**

披音尺行去聲○披猶采也實猶證也興起謂感動奮發而為善也

行即上註所謂虞夏商周聖賢已行之迹也前言即立教明倫敬身三篇所載之言也○許氏曰載三代時聖

人賢者已行之迹其綱目亦有三立教明倫敬身用此事迹以實前言

太任文王之母摯任氏之中女也王季取以為妃**註**

任音摯

音至中音仲○太尊稱任姓文王周國之君摯國名中女次女王季文王之父

**疏**列女傳○海虞

王故國人尊稱為太任也○妃字彙嬪御之貴次於后者

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

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生

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

任為能胎教**註**

娠音身教音倣○端正純一誠實莊肅性

命曰宗太任性行既美又能胎教故文王之生明無不照聖無不通教之以一即能識百後為周家始受命之君也

此撫太任之行以實首篇胎教之言後皆放此

**疏**海虞吳

然或詳或略未必盡同讀者宜求其大意焉○太任天性備此四德故見於躬行者皆本於德性之自然衷旨曰一數之始百數之終教一識百所謂即始而見



終也。不必拘定一件百件。○本註曰宗謂有德有功為百世不遷之廟。○章句曰此一章稽古之胎教也。○合璧曰此言太任之行端一誠莊實堪。○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

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

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賈街。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

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

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註少去聲賈音古街音炫。○軻

埋葬事坐而賣曰賈。行而賣曰街。徙。○踊躍。哭狀築

遷也。俎豆禮器揖讓進退禮容也。○疏。列女傳。○踊躍。章

送葬者以足踏地踊躍而哭。○俎豆。禮記祭器註俎以牲

盛牲體者毛養曰木曰豆。豆薦菹醢。○哀旨曰孟母三遷

即擇里而居之意。夫子曰里仁為美。云云。所。孟母幼時問

居三變而嬉戲凡三變。中人之性當作何如。孟母幼時問

東家殺豬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

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豬肉以食之。註啖音談

○啖。食也。欲。使汝戲答之也。適。猶方也。欺。豬家豬也。不

誰也。信實也。買肉食之。以見前言之非。○疏。是野豬。○今

適有知而欺之。合璧曰。今吾子方有知覺。而我以虛言欺

誰之。○曲禮曰。幼子常視勿誑。○哀旨曰。此孟母所以端

蒙養也。當適有知。正天理人欲之介。聖狂皆由是分。途。君

子可不慎與。孟母不以欺誑之。使以聖賢望軻。大卒成大

儒也。母教之功大矣。○章句曰。母教孟子。以禮以信。有養

正聖功之意。○定。直接東萊呂氏云。人多謂孟母能示子以

信。不知買肉以實其言。所以為誑也。母當直以前言為誑

而語之。乃買肉以成其誑。本是一誑。卻成兩誑。大抵所以



不可不知東萊之論也柳子既長就學遂成大儒註長上厚亦嘗於桐葉封弟辨之

趙氏曰孟子夙喪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疏饒之孫子思通五經著書七篇命世亞聖之大才也

曰此以上二條是母教以下二條是父教以母教於幼時故先言母父教於長成之時故後言父○章句曰此一章

明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為子師及幼子常示母誨之意○註師孔子之孫子思定直按句讀蓋據列女傳而言史記

曰孟軻驕人也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朱子曰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

業於子思未知是否後儒又謂師子思固非而受業其門人亦非也見焦氏筆乘群談採餘等書○命世孟子公孫

丑下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

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註鯉孔子之

朱子曰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疏論語季氏○圖解曰庭堂前之地

是詩經學詩學禮乎問其嘗得乎與否非至是始訓以詩禮又曰未也言其未得非必全然不學○註事理通達而

心氣和平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

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

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註子

曰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疏註品節詳明德性堅定輔氏曰禮有

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懾故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事莫之惑德性堅

定則固守而物莫之搖此其所以能立○蒙引曰禮三百之禮學禮不比學詩須是一都習過故德性堅定

即所謂立禮禮豈止是讀過耶○孔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

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註女音汝召音邵與平聲○



朱子曰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疏論語陽貨直解曰昔周文王與其后妃俱有聖德修

行以東由是風化自北而南達被于江漢之域故詩人咏歌其事周南之詩自關雎以下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行于南國者也召南之詩自鵲巢以下言南國諸侯夫人與大夫之妻皆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也孔子教其子伯魚說汝嘗學夫周南召南之詩矣乎蓋周南召南兩篇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于倫日用最為切要學者須把這兩篇詩講誦玩味身體力行乃為有益人若不學周南召南則無以正性情篤倫理身且不知修家且不知齊矣安望其能經邦而濟世化民而移俗哉譬如正對著牆面一立的一般咫尺之地隔礙障蔽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矣况其遠者乎甚哉二南之切于人不可以不學也○翼註曰為字不止口耳誦習便會於心體於身猶正牆面而立馬氏曰如向牆而立○書周官曰不學牆面○存疑曰正牆面立正面對牆而立也曰正牆面倒用耳○章句曰

此章明興詩立禮之意○註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講述曰一物無所見言知有所蔽一步不可行言行有所礙

右立教 凡十四

虞舜父頑母瞽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註 羸音銀

曰虞氏舜名也舜父號瞽瞍心不與德義之經為頑母舜後母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為羸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克能也諧和也烝進也乂治也格至也言舜不幸遭此而不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也

疏 書堯典○烝烝正義曰進之於善○曾鞏曰烝如烝之浮烝之烝盛德上達化而熟之使不自知○呂氏曰烝烝之二字舜之工夫在此烝烝者有重灌之意○又曰烝烝如烝之炊物蒸蒸之工間斷不能熟物火已不歇則自然烝以至於熟○定直按正義及曾呂並以烝烝屬舜說與句讀異○益軒先生曰進進自治此瞽瞍之事實舜之



德使之然也。○書經講義曰：舜處頑，罵之間，非可以諫爭。回父，母之心，非可以言語諭。父，母于道，加之傲弟，又豈可。以聲音笑貌，得其中，歡心，但舜業，業日致其孝，故彼蒸蒸而漸化于善，至誠充積之效也。○朱子曰：父子有親，有相愛底，亦有不相愛底，有相愛深底，亦有相愛淺底，此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強，以致其厚，在彼有薄處，吾當致厚，感化得他，亦厚，如替瞽之頑，舜便能使烝烝不格，姦○註：心不至為罵，出左氏傳，公二十四年傳。○萬章

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哉註：號，平聲，旻，音民，共音恭。○萬章：孟子弟子，朱子曰：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之也。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疏

萬章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集註曰：事見虞書大禹謨。○史記曰：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庶人，舜父瞽叟盲也。○又曰：窮蟬，父曰帝顓頊。○史記：屈原傳：夫天者人之始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怨慕，蒙引曰：怨者，怨己之不得乎親也。二字相因，連○存疑曰：怨是怨己，慕是慕親，故曰怨己之不得乎親，而思慕之。怨己之不得乎親者，己之不得乎親，必已有罪，以致之。以是自怨也。所謂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是也。思慕是思慕乎親，必欲得之，不是思慕欲得親。此有分，辨不可錯看了。○姚承菴曰：大舜一生，孝心孟子只括以怨慕二字。慕言乎心之有所求，而怨生於慕之不能得。大舜之怨，由慕生也。○我竭至何哉？定直按此孟子代舜之語，二我字作舜之自言。○存疑曰：我竭力耕田，亦惟供為子職而已矣。今父母之不我愛，必是子職有未盡，不然此物奚宜至哉？此其怨慕之意也。○翼註曰：我竭力耕田，不過供為子職之常而已。此外未盡道者，甚多。父母之不我愛，必我有罪，以致之不識我罪，伊何故呼天欲啓予衷耳？使自謂我只願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吾事畢矣。若夫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亦且奈之何哉？此正是愨然，而無愁孝子之心，不若是我

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又曰：窮蟬，父曰帝顓頊。○史記：屈原傳：夫天者人之始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怨慕，蒙引曰：怨者，怨己之不得乎親也。二字相因，連○存疑曰：怨是怨己，慕是慕親，故曰怨己之不得乎親，而思慕之。怨己之不得乎親者，己之不得乎親，必已有罪，以致之。以是自怨也。所謂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是也。思慕是思慕乎親，必欲得之，不是思慕欲得親。此有分，辨不可錯看了。○姚承菴曰：大舜一生，孝心孟子只括以怨慕二字。慕言乎心之有所求，而怨生於慕之不能得。大舜之怨，由慕生也。○我竭至何哉？定直按此孟子代舜之語，二我字作舜之自言。○存疑曰：我竭力耕田，亦惟供為子職而已矣。今父母之不我愛，必是子職有未盡，不然此物奚宜至哉？此其怨慕之意也。○翼註曰：我竭力耕田，不過供為子職之常而已。此外未盡道者，甚多。父母之不我愛，必我有罪，以致之不識我罪，伊何故呼天欲啓予衷耳？使自謂我只願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吾事畢矣。若夫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亦且奈之何哉？此正是愨然，而無愁孝子之心，不若是我



也○定直接翼註最為親切，但不過常職及此外等語，似  
 贅蓋我竭力二句，只是自述欲為孝之事實而已，存疑較  
 平穩○集註曰：舜惟恐不順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  
 以為孝，則非孝矣○表旨曰：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獨不  
 我愛耳。故曰：我竭力，曰：子我何哉？都從我上尋討，正見孝  
 子之心○直解曰：惟其責己之誠敬親之至，所以終能感  
 格親心，而成萬世之大孝也○註：仁覆閔下，謂之旻天○  
 爾雅釋天曰：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註  
 曰：旻猶愍，疏曰：案詩傳曰：仁覆閔下，則稱旻天，又曰：言其  
 以仁慈之恩，覆閔在下，旻閔也。又曰：毛公此傳，當有成文  
 不知出何書○自責不知云  
 云蒙引曰：註自責字，即怨也

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

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註

朱子曰：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  
 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

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也。與，之也。如窮人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疏圖解曰：百官者，牛羊倉廩，是備物供祭祀奉養者也。○直解曰：舜以匹夫之微，一旦而享富貴尊榮之極，宜何如其樂者？乃惟不得順於父母之故，其戚戚皇皇，就窮人無所歸的一般，蓋以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畎畝之中，字彙曰：田中溝廣尺深，尺曰畝，六畝為一畝。○提綱曰：畎畝之中四字，亦不開畛稼之夫，被非常之寵，正見得人，人情所易動處。○胥天下，蒙引曰：胥，相視也。謂與之共視乎天下，而遂移以與之也。緒言曰：或曰：胥，註云：相視也。與詩書來胥字，於胥斯原，胥字義同。又爾雅：胥，皆也。胥天下，而下而遷之作一句讀，言堯將舉天下而禪於舜也。或云：始使正之為君，禪以天下，將胥字，遷字分作二事，看割裂句讀，今正之○如窮人無所歸，胡氏曰：六字，譬論最形容得○

註：史記云：五帝本紀之文。○史記註：聚謂村落也。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廣雅曰：聚居也。漢書音義云：小於鄉曰聚。居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



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  
 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  
 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  
 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註好妻並如字○朱子曰孟子

意言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疏益軒先生曰憂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承上文說舜起敬之中而處富貴尊榮之極乃其怨慕迫切如窮人無歸者何哉蓋親親為重則視外物為輕見可憂之在此則不見可樂之在彼耳又曰夫父母未順則天下無可解之憂父母既順則天下無可加之樂舜之所以怨慕者如此聖人純孝之心非孟子其孰能知之○圖解曰富貴好色人悅是身外之物父母却是身所從出者得外物而父母不順其心亦何忍安然享之乎是以惟順于父母方可以解憂人少則

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女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  
 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草於大舜

見之矣註少好並去聲○朱子曰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

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眾人之所欲為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疏益軒先生曰借常情以養於妻子是有妻子則因慕妻子而孝衰也○講述曰人少下句是指言人之本心下三句皆是移此心以他慕所謂因物有遷失其本心也終身慕只是本心到老不改人至五十則少艾妻子事君俱已經歷過了過此以往情欲漸消此時猶慕則終身慕可知○直解曰少年慕父母非難也惟年至衰老而不異幼冲之日則始終一節所以為難○衷旨曰慕君之人原不知有君求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門豈有不能慕父母而能事君者乎○翼注曰仕則慕



此不過功名富貴之流若移孝為忠又當別論○圖解曰  
 專心功名而忘愛親○直解曰不得於君而遭際不偶便  
 躁急心熱汲汲求用而此心又溺於功名得失之際○存  
 疑曰怨慕兩字相因方未得乎親之時則怨慕兩字俱當  
 用及既得乎親之時只當用慕字故孟子之告萬章始則  
 曰怨慕終只曰慕○示蒙句解云此章於明倫實父子之  
 親尤至矣蓋大舜初不得父母之愛終由孝誠之感應得  
 瞽瞍底豫凡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  
 以顯父母大孝之至莫踰於大舜矣○註艾美好也集註  
 曰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楚詞見九歌大司  
 命戰國策見趙孝成王篇○非聖人之盡性云云雙峰饒  
 氏曰如孝便十分孝弟便十分弟忠便十分忠皆盡性  
 之無多而不得久事其親也

**楊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  
**親之謂也孝子愛日註**  
 揚子名雄西漢人自知不足者舜  
 雖己順其親而其心常若不足也  
 愛日者惜此日之易過懼後日  
 之無多而不得久事其親也

**疏**  
 法言至孝篇○定直嘗  
 聞諸益軒先生曰揚子

自知不足一句說盡大舜至孝之心可謂至言陽明所謂  
 舜是大不孝人瞽瞍是大慈愛人亦此意故自以為不孝  
 者纔是孝子然未足以為至孝及必以為大不孝即大孝  
 ○司馬氏曰木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故孝子  
 養親惟日不足○定直按王安石詩古人一日養不以二  
 公換黃山谷詩曰人生有祿親白頭何能一日無甘饜皆  
 是愛日之意○章句曰此言舜處人倫之變卒能順於父  
 母而其心猶不自足乃孝之大故以為首而起下數節之  
 意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  
**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  
**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註**  
 朝音潮衣  
 去聲豎音  
 樹莫音暮○國君之適子曰世子  
 內庭之小臣曰內豎御直日者

**疏**  
 文王世子篇○疏意  
 曰服通冠履衣裳而  
 爽而朝日入而夕朝禮具夕禮簡今三皆曰朝以其禮同



也此是聖人之法○長樂陳氏曰文王之為世子聖人之  
 行也世子之記中人之行也聖人之行朝親至於日三  
 人之行朝親止於日三而已○曲禮全經曰朝父母朝夕  
 禮則然歟○示蒙句解曰子朝父母晨昏二時不可闕固  
 矣然孝奉不限以禮制文王三朝非過也○參補曰曰朝  
 於王季日三便知是親見王季矣下文只解日三故不言  
 及親見蓋方至寢門外即問內豎非止於門外而不入寢  
 也○註國君之適子曰世子方氏曰自諸侯以上之適子  
 然後謂之世子以其得世國故也○內庭之小臣曰內豎  
 本註曰內豎小臣掌通內外之命○曲禮全經曰內豎內  
 庭給使令之小臣也○御直日者疏意曰內豎內庭之小  
 臣然非一人故必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  
 輪為御上直日也

**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  
**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註**  
 音履

理上上聲○不安節謂有疾不能循其起居飲食之常也  
 履蹈地也復膳飲食安節也復初其憂解也在察也進食  
 則察視寒煖之節如飯宜溫羹宜熟之類食畢而徹則問  
 所食之多寡未猶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也

**疏**示蒙句解曰節者起居飲食常節也不安者有疾不能  
 順常節也○劉氏曰心有所懼則色形其憂急侍其親  
 則履不能正○曲禮全經曰憂在無暇正容於外也○章  
 句曰復膳飲食如常也○孔氏曰食上謂獻饌食下謂食  
 畢徹膳而下文王問進食之人其父所膳何食膳宰答畢  
 文王又命戒膳宰云言在後進食之時皆須新好無得使  
 前進之物而有所再進○本註曰勿有所再進為其失節  
 臭味惡也○參曰此節至復初分上是問疾之禮下是視  
 膳之禮復初以前是前節問安中抽出來的○註在察也  
 方氏曰在有察意在之為察猶存之為省也○定直按如  
 在璿璣玉衡亦作察視之意○飯宜溫云云禮記內則曰  
 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原  
 再也饒氏曰易原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  
 筮原字皆訓再



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註

說音脫養去聲飯音反○武王文王之

疏

莊氏曰三朝之外冠帶有時而脫今為親疾跬步不離

在於飲食一飯再飯惟親之視不敢如平時私適其欲○

方氏說同○合璧曰文王有疾減食武王心憂亦減食文

王病愈加食武王憂解亦加食○定直按一飯再飯有二

解一解鄭註曰欲知氣力箴藥所勝本註取之長樂劉氏

云以己解其親之食力也此亦與鄭註同意若莊氏及合

璧又一解二解宜兼用而莊氏較穩○又按文王世子本

文此節上有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二句長樂劉氏

云文王所行世子事王季之禮武王之為太子也循而行

之不敢有加焉蓋聖人之所行莫非盡其性也長樂陳氏

云於文王言色憂行不能正履則武王可知於武王言不

說冠帶一飯再飯則文王可知○章句曰此一章○孔子

明昏定晨省飲食忠養父母有疾行不翔之意

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志也○志者事之未成者也繼則續而成○疏中庸十九章○

也○志者事之已成者也述則循而成之○疏直解曰凡人之

孝止于一身一家而未必達于天下惟是武王周公不惟

自己能盡孝親的道理又能推以及人之親禮制大備使

人人皆得以盡其孝所以通天下的人人都稱他孝而無有

問然者豈不謂之達孝矣乎○講道自心所欲為而言

曰志自事所當為而言曰事志則意慮相承故曰繼事則

推行有迹故曰述善字重變通講先人未為此事亦未有

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註

朱子曰踐猶

取其所無者夫子獨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

事所無者夫子獨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

此志吾隨其時度其分酌其理使先人而在今日其所志

所事不過如此便是善繼善述武周續緒制禮皆先人志

葬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

小學集疏

卷之五 禮古

十一



**疏** 存疑曰踐其位主祭助祭之人皆踐其位也然此位即先王之位不專是周公設的位也是周公繼先王設此位也其禮即祭時所行之禮然此即先王之禮不專是周公制的禮也是周公繼先王而制此禮也奏其樂即祭時所奏之樂也然即先王之樂不專是周公作的樂也是周公繼先王而作此樂也自常情觀之禮制出於周公此何與於先王也殊不知制禮作樂在武王固有意矣但未受命而未及為文王雖未必有是意然使當是時必行是事其意亦可知也周公但體其意思而制作之爾故所踐之位即先王之位所行之禮即先王之禮所奏之樂即先王之樂○講述曰位是主祭助祭等八自群公至百執事站立位次禮是祭中行的享獻儀文樂是祭中作的聲歌舞列這位與禮樂皆先王祭祀所必有者武周主祭天子助祭辟公與侯位不同禮用九獻與六獻不同樂用八佾與六佾不同然使先王而在今日其位之所設禮之所行樂之所奏當亦如是所踐的即先王之位所行的即先王之禮所奏的即先王之樂此就是善繼善述○說約曰章句其指先王也是指文王若太王王季在所尊尊字內

不在先王內○張爾公曰事死事亡二句不必分居喪葬祭此二句緊承踐其位五句即指祭而言○翼註曰至孝即達孝也盡于已則至通于天下則達也○淮南子章句曰此一章明父沒觀其行及祭祀之意○**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註行去聲勝音升奉音捧南王劉安也奉持執物以進也疏汎論訓○淮南王安見能子能盡子道也餘見明倫疏史記列傳五十八前漢書列傳十四高帝十一年封少子長淮南王文帝六年廢十一年子安紹封安為人好書共賓客方士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益軒先生曰此章與明倫孝子之有深愛章可參看○海虞吳氏曰行無專制謂所行必稟命而後行也事無由己謂凡事不敢專決身若不勝衣持身之謹如怯懦○檀弓下曰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註中身也



退、柔和貌正，義曰似不勝衣，言容貌之卑退也。○益軒先生曰：若不勝衣，言其立容怯懦卑退，此形容之辭。新序曰：趙武之為人，也立如不勝衣。晏子六卷，晏子請見景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若不出口，海虞吳氏曰：出言常謹慎也。○明倫註曰：洞洞質，殼貌，屬屬專一貌，如將不勝，明倫註恐不能當其重滿，而且將覆墜。○衷音曰：慕親，形狀儼然，一幅孝子圖。○章句曰：此一章明孝子如執玉奉盈之意。○京兆李氏曰：前七章論四聖人之孝，三聖人之孝，有有時而不憂，若舜之於親，則無時而不憂也。觀舜之憂，然後知文王、武王、周公之無憂，觀文王、武王、周公之無憂，而後知舜之大孝，雖然四聖人者，所處之地不同，而其心未始不同，假使易所居之地，則其所為之迹亦皆然矣。○孟子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

子則可謂養志也註

○養去聲，徹直列切，亡音無，復扶又切。○朱子曰：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

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疏離婁上。○蒙引曰：必請所與，見在盤而不忍傷之也。竈厨未出者也。○定直按：必曰有者，必備而待焉，不是誣其所無而姑曰有也。○本註曰：養志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衷音曰：單舉將徹應對見古人一飲一食尚然體貼親志，則其餘無苟言無苟動，不必言矣。○蒙引曰：人子養志，其目最多，其體最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註曰：言大酒食一端特舉以見例耳。○疏定直按：可也對不可說，講述曰：不當如曾子之養志，不體。○疏可作極至說，亦不可作僅可說。只是平平評斷說得尤好，故集註曰：當如曾子不可如曾元。程子又發明餘意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



之事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此言最親切故集註亦取之王觀濤曰程註論可字意精然入孟子口氣不得須融會○章句曰此一章復明飲食忠養及孝子養老不違其志之意○註緒言云本文若字只貼曾子身上說勉人意在言外上文若曾子若字就曾子身上說非謂人若曾子也則末節若字亦當與上一句一樣看集註亦不是以當如如字訓本文若字註此二句在本文之外本文云惟曾子之事親為可則是言人當如曾子之養志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

**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註**

問去聲○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

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嘆而美之疏論語先進胡氏閔子父再娶生二子繼母獨以蘆花衣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逐其母間之待之均平遂成慈母今誦其言藹然惻怛之意溢於詞表故內則有以孚其家外則有以孚於人自內及外無有

異詞也○翼註曰舊說云父母兄弟猶有私也人不間則公矣看來不然考之閔子處父母兄弟之變而終致克諧故父母兄弟稱之而人亦稱之不必說父母兄弟猶有私○定直按人不間其父母昆弟之言者註所謂積於中而著於外也蓋如外人所傳聞宜不如家人所親見而其稱之猶家人之言而不間則其實積於中可知不必以公私論翼註說得尤好大全蒙引等溺愛蔽私之說未妥朱註亦無此意○又按此章諸說紛紛然胡註確不可易及見緒言註意尤明白緒言云閔子未感格後母之先父母兄弟不稱其孝外人亦無緣稱其孝也必既感格後母之後父母兄弟稱其孝而後人稱之謂其能感後母如此此事理之顯然易見者胡註何可易邪古之處變莫如愛然考之于書烝烝乂不格姦瞽瞍允若而後四岳薦之可見亦是父母先稱其孝而後人稱之也此說明確不可易○  
**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著五色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卧地為小兒啼弄雛於親側欲親**



**之喜註**

著音酌 爛音蘭 跌音迭 仆音付 ○老萊子楚人五  
色青黃赤白黑也 仆僵倒也 雖謂鳥雖吳氏曰恐

父母見子之老而生悲  
感故為是以樂其心也

**疏**

高士傳 ○姓纂曰老萊複姓 ○  
前漢書註與孔子同時 ○斑

小兒之服色 ○字彙云雜色曰斑 斑爛色不純又文貌 ○  
衷旨曰七十作嬰兒戲狀真是孩提愛親真實念頭大孝

終身慕父母予於老萊子見之 ○或疑老萊子之行近欺  
詐不可法與定直謂此至誠真實無一毫之虛偽矣苟無

老萊子之心則欲假裝亦不得故其所當法者其心耳苟  
無老萊子之心而強為之則偽也不能為親之喜矣 ○章

句曰此一章明嚴威儼恪非  
所以事親恒言不稱老之意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

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

**有憂色何也註**

瘳音抽 ○樂正姓子春  
名曾子弟子瘳愈也

**疏**

禮記祭義大戴  
禮曾子大孝篇

○海虞吳氏曰既愈憂  
而不出故門人問之也 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

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

所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

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

**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註**

頃欽永切 ○大猶貴  
舉足為頃再舉

足為步方氏曰不虧其體者所以全其德  
全其形不辱其身者所以全其德

之○以美其問○天之至為大方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  
無人為大者生養乎天地之間者人道最為大孝經言天

地之性人為貴泰誓言惟人萬物之靈蓋大以言其道貴  
以言其性靈以言其德互相明耳 ○衷旨曰天以陰陽五

行化生萬物地以水土五穀恩育萬物惟人得五行之秀  
圓頭方趾備仁義禮智之德三綱五常之道於萬物之中

惟獨貴耳 ○天之至全矣馬氏曰天生生者也故曰天之  
所生地化化者也故曰地之所養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所



以不虧其體立身揚名於後世所以不辱於身曾子有疾  
 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矣夫小子言  
 得全而歸之也今夫以一朝之忿忘其身及其親則不思  
 甚耳○定直按樂正子自天地說起者先言此身之爲大  
 而其重係父母所生猶孝經謂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  
 莫大於孝○益軒先生曰全而歸之承上文全而生之而  
 說足若歸之父母一般方氏說謂歸於土者恐非也○朱  
 子曰父母者一身之父也天地者人與物已與人皆共  
 以爲父母者也父母生我也四支百體無一不全必能全  
 其身之形斯爲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  
 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爲不負於天地○曲禮全  
 經曰父母全而生之非獨生其形并以天命之性賦焉子  
 全而歸之非獨全其形也以生時天命所具之理全於身  
 而還於天地故謂之復命乃爲全德之人○觀濶三宅氏  
 曰不虧體不辱身並以全身體髮膚之所受而言益可以  
 見其親切意味方氏之說太費分疏意却索然○定直按  
 觀濶說極穩妥宜從但諸家分貼形性者雖似踈鑿亦自  
 無妨然此意只於本文言外員融更佳○註一舉足爲頃

本註曰頃當爲跬○孔氏曰頃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  
 跬也○章句曰頃跬古字同

**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  
 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  
 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註**

由徑由舟而不由水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歷於危路  
 故也已之惡言不出於口故人之忿言不反於身忿言不  
 反則不辱身疏方氏曰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則念其親  
 不羞親也於動止之間也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則  
 念其親於語默之間也道大而徑小故道而不徑舟安而  
 游危故舟而不游○合璧曰出行之際當從大道之安而  
 不由徑路之險度水之際當從舟楫之安而不游波浪之  
 危○孔氏曰正道平易於身無損傷邪徑險阻或於身有  
 患乘舟則安浮水則危故不敢以先父母遺餘之身體而  
 行歷危患處也○延平周氏曰周官之法禁徑踰者禁川



游者而此則曰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是以知周公之法不特有意於防微而又有以教人之孝也○講義曰不徑不游雖若非難者亦曰克此心以往則此所以求全其身者詐止不徑不游乎昔曾子啓手足之際然後釋淵冰之懼樂正子春門人也安得而不憂乎○惡言不出於口云云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程子言箴曰出悖來違○衷旨曰一舉足一出言俱是極易受虧辱處於此不虧辱可知樂正子此言真有得於戰兢臨履之訓○章句曰此一章明不登高臨深苟訾苟笑之意

伯俞有過其母答之泣其母曰他日答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答常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註伯俞姓韓名俞得罪謂他日得建本篇○益軒先生曰是母之所不說非真過○衷旨曰伯俞之泣即一則以懼之意○記曰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

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

於意見於色下也註見音現○故曰以下劉向疏海虞吳者心服已罪而外有可憐之色使親見而生憫也中者內無怨心而外無忿容○示蒙句解云痛咎已伏其罪則親必哀憐之然不是有意求哀憐此上等也伯俞之孝當此○章句曰此一章明父母惡之懼而無怨之意○公

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

不學何也註公明姓宣名疏說苑反質篇○益軒先生曰而汝也字彙引左傳曰余而

所嫁婦人之父也又論語且而與其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從辟人之士也云朱註而汝也

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大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



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

乎註

謂朝音潮叱尺栗切咤吐亞切說音悅懈音戒○夫子謂曾子庭中庭也叱咤怒聲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

朝庭外庭也不毀傷謂不毀傷其下讀書學文之疏曰叱咤怒詈之聲雖犬馬賤類亦未嘗及言謹慎之至也○章句曰不毀傷主於愛人也西山真氏曰古之君子其以身教也如此豈必諄諄然命之而後謂之教耶○章句曰曾子之學步是實故公明宣學之亦惟力行為先而曾子疑其久不讀書也又曰此一章明居處不莊非孝一章之意○觀瀾三宅氏曰此章叱咤不至犬馬者可以徵愛親敬親之實而應賓客以恭儉臨下而不毀傷者可以徵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之實章句說誤○定直按三宅氏說似切而雲鳳亦未必不通然恐俱涉於牽合凡此章所言只是貴於力行之意而三者孝敬慈耳

句讀得穩妥必作孝一邊說者以此章在小學列實父子條內也元非本文之正意但章首一句愛敬於親之事而全章先行後文者亦為弟子之當然則此章自該收入父子條內凡此篇及善行言實前言者不一定要屑屑作某條實其條章句間有不免牽合者○熊氏曰公明宣學曾子不專讀書可謂知為學之本矣然不讀書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雖欲勉強以篤于行安能無過差哉○定直按公明宣學曾子以人倫日用為要可見古人之學不在語吡帖括之間而其教之者亦固本於躬行實踐曾子教公明宣以其不讀書為疑可見古人之教亦以讀書為先而其學之者亦固非以氏人社稷為學○觀瀾三宅氏曰此章可見曾子之學專在躬行孝道而公明宣所學能得其要而莫成也若夫讀書則特餘力所及以為躬行之資耳何以先之而為此小學所採之正意而幼學之所當希慕也熊氏剽論語註妄為穿鑿不足取也○定直按三宅氏說切當可謂得旨然貴讀書之意亦不可不知也○註中庭檀弓小註中庭在寢之外○朝庭外庭也言非君朝也○火連大連善居喪



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註

少去聲解

音懈期音基○此孔子之言三日親始死時也怠惰也不

怠如水漿不入口之類三月親未葬時也解倦也不解如

哀至則哭之類期周一年也悲哀如朝夕哭之類憂謂憂

戚憔悴二子居喪如此非惟進於中國而且善於禮矣故

孔子稱之疏則雖孔子之高弟曾閔之至孝亦不過如是此

孔子稱之曰東夷之子也蓋非特美其能行是禮又美其

能變是俗也論語謂抑下惠少連可與下惠為徒則豈特

如孟獻子之流加於人一等而已哉○註親始死時也言

死後三日未殯之間○水漿不入口見問喪又檀弓上曰

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三月親未

葬時也王制曰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解倦

也章句曰厭倦也○哀至則哭嘉言註已葬之後三日○高

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註

見音現○子臯孔子弟子名柴疏檀弓上又家語○子臯

無聲出涕曰泣血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言笑之微○

孔氏曰凡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

子臯悲而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也凡人

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不見齒既云泣血三年得

有微笑者凡人之情有哀有樂發聲始涕出樂至為大笑

今高柴哀至泣血樂至微笑恒能如此餘人不能故為難

也○定直接孔疏以不見齒為微笑而本註亦用之然恐

近鑿句讀只云見齒笑也似優○哀者曰哀親之心極其

誠切君子為難在他則不能如此可知○參云按儀禮

喪服篇居倚廬哭晝夜無時既虞朝一哭夕一哭既練惟

聖室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此節所謂泣血指不當

哭時而言未嘗見齒亦謂練外○方氏曰經於喪有曰居

有曰執有曰為何也蓋以身言之則曰居以禮言○顏丁

之則曰執以事言之則曰為合而言之其實一也○顏丁

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望焉如有從



### 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註

顏丁魯人皇皇猶彷徨求謂求其親

望望仰思貌從謂從其親感悵意息者疏檀弓下○方待也待其反也皆不忍死其親之至情也

心無所依望言形無所跂此淺深之別也其反而息言葬及而亡于是為其心與形俱息也息與詩言我心則休

同義言其極而不可加故也○章句曰皇皇忙然彷徨之貌望望瞻望而思也從隨之去也悵悵恨意親始死則失

其親矣欲求得其親而不可得故其狀皇皇焉如有所失而求之弗得也既殯則已與親相去遠矣故如有所從而

不能及也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謂如追之不及無可奈何暫反而休息以待其來也皆不忍死其親之至情記者

形容至此可謂善言德行者矣○益軒先生曰如不及其反而息章句說甚當○疏意曰及既葬而反迎精在途慨

悵焉冀親之反如恐已行之速不及親之反而且止息以待之也○定直按疏意更似直遂○章句曰此一章明喪

則致其哀之意○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註

###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註

夫音扶○朱子曰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

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深恐墜履水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

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覆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

虧其行以疏論語泰伯○益軒先生曰此章與前祭義樂辱其親乎疏正子春之語可參看○蒙引曰疾者病之革

也○朱子曰此只是戒謹恐懼常恐失之君子未死之前此心常恐保不得又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

直至啓手足之際方得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持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髮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所以

曾子常常恇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新安陳氏曰述前日常恐難保此身幸今日得以全保此身○合璧

曰曾子以守身之孝示門人而傳以戰兢心法不徒一手足無傷而謂能不愧體以辱親也○仁山金氏曰戰戰兢兢



統曾子終身是如此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臨終又說出  
 以示學者爾○蒙引曰觀集註云曾子平日以為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又本文云啓予足啓予手又觀夫  
 子嘗語曾子又以下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對說可見曾子此  
 章本意只是說保全身體○緒言曰蒙引說好蓋保身工  
 夫亦甚切自有實事如好色以賤生馳騁以殘體縱口腹  
 以致病以及飲酒博奕好勇鬪狠登高臨深一切傷生之  
 事以致疾病夭折皆不孝也○翼註曰有疾是將死時啓  
 予二句示以身之能保詩云至免夫推言所以保身小子  
 二字望門人亦保身也保身主孝說○章句曰此一章明  
 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之意孝而至於不虧其體極矣故  
 以終焉○李氏曰已上十七章明父子之親○註曾子以  
 為云云益軒先生曰孔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曾子臨終如此可謂不違教○范氏  
 曰身體云云新安陳氏曰此推廣除意○緒言曰可見本文  
 只是說不虧其體然不敢虧其體如此則不敢虧其行可  
 知矣故范氏下一况字乃從本文推言之也○雲峯胡氏  
 曰范氏正恐學者但以曾子不虧其身而已則將有僥倖

苟免之意故又特以○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  
 不虧其行申言之

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  
 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註箕國名

紂之諸父紂商王受疏史記宋微子世家○已下明君臣  
 也御用也振救也○益軒先生曰易曰履霜堅

冰至此理者歟紂為淫泆箕子諫紂不聽而囚之入或曰可

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

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

悲故傳之曰箕子操註泆音逸說音悅佯音羊○淫貪慾

類囚拘繫也傳曰囚箕子以為疏箕子操箕子所鼓之琴  
 奴彰著也佯詐也操琴曲也○風俗通義曰其遇



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隔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註如嬖姐已云云史記殷本紀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姐已姐已之言是從又云以酒為池縣肉為林○泰誓

下曰囚奴正士註王士箕子也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

子比干刳視其心註爭去聲竅苦弔切剗音枯○王子比干亦紂諸父辜罪也何辜言無罪而

枝虛也疏合璧曰王國子爵比干名也○有七竅合璧曰

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

遂行註屬音竹號平聲○微國名子爵也紂曲禮曰為庶兄屬聯續也行所以存宗祀也疏人臣之禮

不顯諫三諫不聽則逃之子之事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註朱子曰

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疏三仁之

朱子曰三人之行不同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皆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疏三仁之

心只欲紂改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為奴也事勢既爾微子自是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不得不然者○延平李氏曰三人者各以力量竭力而為之非有所擇此求仁而得仁也微子義當去箕子因奴偶不死耳仁只是理初無彼此之辨當理而無私心則仁○朱子曰按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為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所囚者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為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為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為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



去則知己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為奴而不以為辱此可以見三仁之所當為易地則皆然○李氏曰愚按小學所載三子先後出史記微子世家與史記殷紀論語孔子所說次序皆不同朱子論語或問以殷紀三子先後近是又謂夫子所說以事難易為先後爾今讀小學者當玩味三子之血誠必欲窮其出處先後當以殷紀微子去比干死箕子奴為正○觀瀾三宅氏曰三子之去論語集註及或問詳矣特微子者紂之庶兄也其去本以存宗祀而至其所以得去之義則正在臣主義屬之故也若父子則不能也以是觀之小學所取史記之說亦言其一偏爾不可斷以二說為不合○益軒先生曰微子之去所以存宗祀論語集註云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祭祀此固微子本意也然與本文所謂人臣三諫而不聽則其義可以去之意不相合句讀收之者失之章句云此章明事君以忠之意而微子之去則不可則止者也此說得之

**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音叩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

寇○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叩馬當馬之前也兵猶殺也太公呂望也夷齊之諫曰以臣殺君可謂仁乎故太公以為義人疏史記列傳○章句曰叩海虞吳氏曰通作扣扶猶搗也疏說文云牽馬也謂以手牽引武王駕車之馬而諫意欲其回車也扶猶掖也○註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其詳見下○扶猶搗小補韻會尤韻搗手搗也初尤切拘也廣韻或作武王武王處一時之大權子疏首陽山馬融曰首陽山在河守萬世之大經各一義也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薇益軒先生曰詩召南草蟲朱傳曰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即莊子所謂迷陽者本草蒙筌三才圖會說與此同陸機毛詩草木疏薇山菜也葉莖皆似小豆蔓生本草綱目說與此同疑是者○程子遺書不食周粟不食祿耳○標題餓死非飢餓

**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



不食祿而終其身○章句曰此一章明下忠臣不事二君之意  
 註權北溪陳氏曰權字乃就秤錘上取義秤錘之為物  
 能權輕重以取平經所不及須用權以通之柳子厚云權  
 者所以達經者○皇極經世外篇曰孔子既尊夷齊亦與  
 湯武夷齊仁也湯武義也湯武則可也非湯武則篡○蘇  
 氏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  
 得兩立而夫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  
 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可得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文  
 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之不  
 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慙而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  
 義豈可○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麟麟至闕而止

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  
 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  
 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惰行蘧伯玉

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

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註復扶又切蘧音

仲行去聲○衛國名靈公衛君名元闕君門蘧伯玉衛大  
 夫名瑗下者下車以過也公門亦君門式說見敬身路大

也若馬曰路馬大之也廣敬推廣其敬也昭昭顯明也冥  
 冥隱暗也忠臣之事君也如事親孝子之事親也如事天

豈以人知而信節疏列女傳三下公門軌路馬出禮記曲  
 人不知而惰行乎疏禮上路大也君所居曰路寢車馬曰

路馬軾車前橫木也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撫謂小倦也  
 ○章句曰至闕而止蓋下車緩行故車聲微而不聞也又  
 曰仁則有德而安臣子之分智則明理而知君臣之義敬  
 於事上則不慢其君豈以闇昧廢禮乎○中庸曰君子之  
 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章句曰此一章明入  
 公門一節之意○註蘧伯玉衛大夫本註曰伯玉名瑗孔  
 子弟子居衛主其家莊子云伯玉行年五十化○趙襄子殺智  
 十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趙襄子殺智



伯漆其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  
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  
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註為之

之為去聲匕音比仇音求○襄子名無恤智伯名瑤皆晉大夫飲器或云飲酒之器或云澠溺之器未詳孰是刑人有罪被刑而執役者匕首短劍也其首類匕塗廁謂以泥塗墻溷廁之牆壁讓之為此謀欲以殺襄子也左右謂襄子之  
**疏**戰國策又史記列傳二十六○茅鹿門曰襄子此從者  
○綱目集覽曰索隱曰大宛傳匈奴破月氏以其王頭為飲器韋昭云飲器押棹也晉灼云虎子屬也按押棹用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以為澠便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頭為澠杯故也正義曰劉氏云酒器也每賓會設之示恨深耳按此說恐非羅壁識遺曰按史韻飲音蔭顏師古引匈奴傳以月氏上頭共飲血盟為證謂

飲酒器貴之也且死骨凶穢又惡人頭顱豈俎豆所宜乎  
澠便釋蓋似之萬見春亦晉釋○正誤曰漢書匈奴傳云單于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然則酒器是也若澠便器則不可盛血飲矣○章句曰飲器飲酒之器也每賓會客用之示服強暴呂氏春秋曰襄子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是也說苑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後殺智伯漆其首為飲器蓋襄子怨智伯以酒灌己之首故以其頭為觴飲酒報之耳○定直按飲器之解紛紛不決姑舉諸說備考而已初非大義所關不必要深辨○匕首短劍也集覽曰匕首劉向說苑曰尺八短劍也韻會匕首通俗文云劍屬其頭類匕短而使用又考工記註匕首劍身長三尺重二斤一兩匕所以用取飯音禪

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



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

二心者也註

賴音賴啞倚下切為之為去聲易音易○

識謂識其形容一說謂識其志意在於報仇趙孟即襄子

顧猶及也為所欲為謂殺襄子委質猶屈膝也即致身之意

意疏索隱曰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癩病然○戰國策

狀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

○圓機活法曰豫讓吞炭為啞考異曰福州山有出炭炭

音昔似炭土形食之令人聲啞因其炭字與炭字相似以

炭作炭誤矣食炭則不為啞○委質章句曰委致其身以

事人也○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策名委質註名書於所臣

之策屈膝而君事之○服虔註云古者始事必先書其名

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為臣示必死節於其君○林堯

叟註曰質身體也屈膝而君事之謂之委質○觀瀾三宅

氏曰世或有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之語

為疑者云如此則讓之節要名于後世爾非出至誠也殊

不知忠槩之餘發為是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

之註讓之死舍生取義也真可以愧天疏史記曰襄子當

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

之果豫讓也襄子嘆曰嗟乎豫子寡人赦子亦足乃使兵

圍之讓請襄子之衣拔劍三躍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

矣遂伏劍而自殺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胡氏曰君

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為利祿而效忠則

其忠必不盡使智伯有後而豫子為之報仇其心未可知

也智伯無後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許之至再三

處其母曰女朝去而鮑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

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



**註** 走去聲女音汝○王孫姓賈名齊大夫閔王名池燕  
破齊王走莒為楚人淖齒所殺門家之門閔巷之門

戰國策又通鑑○標題齊閔王田氏名池宣王辟疆之子  
史記閔作潞潞音閔燕樂毅破齊潞王出亡之衛去走

鄒魯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潞王淖齒遂殺  
潘王於莒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八○合璧曰王孫

賈之母能以忠節教其子以勤王倚門倚閭而望真能以  
母子至情感激其君臣之大義○定直按王孫賈之母告

賈先以倚門倚閭之至情母之於子平日所瞻望如此而  
今賈不知王之所在而歸則非我所望其言之痛切令

歲之下聞之足以槩歎况於為子而承命者乎註王孫  
姓賈名孔子時有衛大夫王孫賈者時世各異非一人○

莒國名○閔補註曰門一家之  
門閔二十五家一巷之都門也 **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

**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齒者袒右市人從之者四百人**  
**與誅淖齒刺而殺之註** 淖音開袒音但刺音戚○淖姓齒

**疏** 合璧曰以母之訓乃往治兵於市中○標題曰閔王  
之子法章變姓名逃為傭既殺淖齒莒人及齊亡臣

求閔王子立之法章自言乃得立是為襄王○章句曰與  
誅淖齒先與之約也後得淖齒乃刺而殺之○合璧曰忠

義之心人人皆有但不激則不奮賈一呼眾應豈臨時所  
能強致○哀旨曰賈遵母命刺殺淖齒忠與孝兩全之矣

○章句曰此一章亦明忠臣不事二君  
之意○李氏曰已上五章明君臣之義 ○**曰李使過冀見**

**冀鉞耕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

**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前如**

**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註** 使去聲擗

音葉○曰李晉大夫名晉臣文公晉君名重耳冀邑名鉞  
人名耘田曰擗野饋曰饁能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得故敬

為德之聚修己可以安百姓故曰德以治民出門如賓承  
事如祭敬也以為是為則而持守之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



全矣下軍 **疏**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海虞吳氏曰冀晉邑大夫官名 **疏**姓郤○敬相待如賓合璧曰雖在田野夫妻相待如賓容○衷者曰夫妻以情合者也最易放縱缺持之以敬君子無敢慢之心於此盡露矣○敬德之聚陳氏曰此心存則萬理森然於中古人謂敬德之聚也正如此○西山真氏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詩書言敬之外惟此為最的○合璧曰今郤缺敬妻如賓可謂有德○衷者曰堯舜以來相傳之意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不從敬之一字中來敬之時義大哉○德以治民即為政以德意○用之合璧曰任用以治下民○出門如賓海虞吳氏曰出門云云蓋古有此言與夫子答仲弓問仁相類○章句曰則法也謂為仁之法也○下軍大夫軍有上中下上軍上大夫任之中軍中大夫任之下軍下大夫任之○章句曰此一章明士昏禮醮子送女言敬之意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 叔無字 **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闔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註**父音甫從去聲闔音委闕音役別必列切○公父文伯魯大夫名歎其母敬姜也季康子亦魯大夫名肥往謂

往而見之闔開也闕門限也敬姜不踰闕而康子不踰闕而入故曰皆不踰闕 **疏**國語魯語○

叔母謂祖父昆弟之妻無叔字者非○鄭氏曰傳曰婦人迎送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是也○章句曰此一章明男女有別之意章

句以上章為明送女言敬之意者恐近牽強○註其母敬姜也敬姜事見本篇下文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博達知禮見古列女傳 **衛其姜者衛**

**世子共伯之妻也共伯蚤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

**共姜不許作柏舟之詩以死自誓註** 共音恭○衛國名姜齊姓歸共伯故曰共

**疏** 詩庸風柏舟小序○標題

姜夫死不嫁義也奪謂奪其守義之志柏舟之詩曰之死矢靡他是以死自誓也 共伯僖侯世子名餘為弟和所攻而死於僖公之墓因葬其旁衛人謚曰共弟和即衛成公○詩正義曰共伯僖侯



世子名餘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范氏曰衰亂之世注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註故曰共姜釋文曰婦人從夫謚○之死矢靡他朱子○蔡人妻宋人曰之至矢誓靡無雖至於死誓無他心

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註其

女之母也酌而無醮醮曰醮蓋婚禮贊者三酌壻婦而不酌醮也彼指夫大故謂惡逆遣逐也婦人自稱曰妾聽猶從○疏列女傳○章句曰與之醮猶言與之齊也○禮記曰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章句曰此一章明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意又曰以上夫婦之別○註酌而無醮醮本註曰酌而無醮醮曰醮昏禮贊者三酌壻婦而自酢壻婦不與之酌也○京兆李氏曰主酌賓曰獻賓答主曰酢主復答賓曰酌酌醮漱也酌同少飲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

焉親愛之而已矣註朱子曰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宿其怨○饒氏曰仁人之於弟雖有怒亦不藏之雖有怨亦不留之少間心便釋然孟子曰親之欲其

疏萬章上○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疏萬章上○放為過厚孟子言舜不但放之而且封之或者不知以為放也○存疑曰仁人之於弟雖可怒而不怒雖可怨而不怨直是無怨怒不可謂雖有怒而不藏雖有怨而不宿謂不藏不宿者特因後來為天子不復追念象前日欲殺己之事故謂不藏不宿耳此蒙引說○講速曰怒不平也怨懷恨也○蒙引曰怨深於怒以一可怒之事積之則為怨也○狐白曰放且不為况誅之乎○孟子曰身為天子



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註孟子曰云云講述曰親愛屬富貴不是互言親對疎愛對忍貴賤異則勢分縣隔是疎之也故親欲其貴其身逸樂不恤○伯夷叔齊孤竹君弟之困苦是忍之也故愛欲其富

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註仲○

孤竹國名朱子曰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也疏史記列傳第一○標題孤竹故城在遼西支縣○史記索隱曰孤竹君夷齊之父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諡也○琅琊代醉五伯夷父名初字子朝中子名達字公望見夷堅志○真氏曰自古處兄弟之變者舜也伯夷也學者觀聖賢待兄弟之道知大舜不以下象之將殺己為怨而忘親愛之心則怨之小者當如何利莫大得國觀夷齊之相讓則區區上田金帛何足校大舜夷齊亦人而心爾均是人也聖賢之於親親若是其厚而我乃甘心以薄自處

不亦甚可愧乎○章句曰此一章言長幼○註朱子曰云云張子曰叔齊之讓伯夷以為伯夷之長當立無兄弟之義而何以為國乎伯夷之不受國以為叔齊之立父命也無父子之義而何以為國乎二人者寧去國而存此義

○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間田而退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註周文王也盍何不也質正也畔田界也疏詩大雅綿篇毛氏傳又家語說苑文各小異○綿篇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其生○章句曰此一章言朋友相讓○嘉言

雅綿篇毛氏傳又家語說苑文各小異○綿篇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其生○章句曰此一章言朋友相讓○嘉言



句讀曰讓路若少避長輕避重之類讓畔謂有界畔不相  
 侵奪○詩疏曰入其邑謂入城中○王制曰道路男子由  
 右女子由左又曰頌白者不提擊註曰謂少者代之○士  
 讓為大夫詩正義曰為選大夫為卿則各以尊爵相讓也  
 ○建安熊氏曰古者任官必推其人其才以為大夫則為卿  
 才止於大夫者不敢居卿之位可以為大夫則為大夫才  
 止於士者不敢居大夫之位無躁競之風有避讓之實○  
 史記周本紀虞芮人未見西伯皆慙而謂曰吾所爭周人  
 所恥何往為抵取辱耳遂還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  
 君○標題曰虞在陝州平陸縣芮在同州馮翊縣詩傳云  
 平陸縣有間原即虞芮所讓間田處陝州亦有芮城縣乃  
 春秋時芮伯萬所居非文王時為○益軒先生曰間田之  
 間集成音開合壁間開同言間曠之田也○註西伯  
 文王也伯長也文王為西方諸侯之長故曰西伯

**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註 朱子曰校計校也友馬氏  
 以為顏淵是也顏氏之心

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  
 疏 論語泰伯○蒙引曰以己之能  
 之寡能其有也不自以為有而若無然多其實也不自以  
 為實而若虛然人若以非禮犯之我本直而曲在彼也已  
 亦安然受之恬不與較曲直昔者吾友蓋常服行於此矣  
 ○狐白曰至于人之有犯忘其曲之在人而直之在我恬  
 不與之校焉○四書語錄曰上一句就學問上說下二句  
 就器量上說○講述曰是顏子已死曾子追思之言又曰  
 從事言其能為此非謂其用功於此也○章句曰此一  
 章言朋友相資而相愛○定直按章句說好問不能問寡  
 相資也不校相愛也曾子追思亦相愛也全章都謙虛不  
 矜人仁愛能容物交友之道莫善焉於我亦為大有益○  
 註馬氏名融字季長東漢人著論語註○知義理之無窮  
 云云存疑曰以能問不能四句是惟知義理之無窮欲求  
 盡天下之理也犯而不校是心胸闊大能容得人橫逆之  
 來安受之而不與校也○新安陳氏曰知義理之無窮該  
 以能至若虛不見物我之有間謂犯而不較○觀灑三宅  
 氏曰此章言顏子之接入不矜己善而務取彼能至謙而



能容也此小學所取之正意爾句讀引惟知  
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者不免過高  
○孔子曰晏

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註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  
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

以爲疏忽則必生嫌隙既生則交不能全矣○勉齋  
黃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可不敬乎攝以威儀相觀以善一

有不敬則失朋友之道矣唯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  
拍肩執袂以爲氣合酒食遊戲相徵逐以爲生死不相背

負未有能全交者也夫子美平仲之善交友之道盡於此  
矣○存疑曰凡交初則敬久則玩此恒情也久而能敬人

情所難故夫子稱之○張子曰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  
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註名嬰徐氏筆精晏嬰諡平仲朱註未詳

右明倫註

凡三十一章李氏曰首十七章明父子之  
親次五章明君臣之義次四章明夫婦之

列次二章明長幼之序  
末二章明朋友之交  
疏定直按末五章前二章明  
長幼之序後三章明朋友

之交李氏以前三章爲明長幼之序  
後二章爲明朋友之交偶然悞爾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註

惡色非禮之色  
惡聲非禮之聲

疏萬章下○章句曰言敬也○蒙引曰聲色說得廣不止  
女色與淫樂○合璧曰伯夷視聽必出于善○附註曰

此章即實前篇姦聲亂色不畱聰明夫耳不可使之不聞  
目不可使之不見但不可有欲視欲聽之心在他則不

能惟伯夷爲然  
故孟子稱之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

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註

女音汝澹音談○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朱子曰武城  
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

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  
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

私可見矣又曰焉爾乎三字是  
語助辭聖人之言寬緩而不迫  
疏論語雍也○講述曰得



之往來議論以為心身德業之助○集註曰揚氏曰如滅  
 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  
 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  
 孰能知而取之○章句曰此一章言心術通上章而言○  
 註魯下邑講述曰武城魯下邑是魯君管下之邑非三家  
 私邑也○飲射讀法南康胡氏曰飲謂鄉飲周禮鄉大夫  
 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則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  
 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  
 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曲舞則長春秋以禮會民皆  
 行鄉射禮讀法則則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  
 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為邑宰  
 者亦然也其他則凡涉于公家者皆是也○動必以正而  
 無見小欲速論語子路篇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蒙  
 引曰註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有以自守而無狂  
 已徇人之私兩句皆說出外來意該得廣○胡氏曰言其  
 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而已言其有以自守則非但不  
 私謁而已故又以可知可見言因○高柴自見孔子足不  
 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其全體

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衛輒之難出而門閉或曰此有

徑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徑曰此有竇子羔曰吾聞之君

子不竇有問使者至門啓而出註

謂開穴而出蟄虫之藏者方長謂艸木也輒衛君之名難  
 謂輒以兵拒父時也竇孔穴也亦有問少頃也不踐影敬人  
 之至不殺不折愛物之至不徑不竇守身之至朱子曰不  
 徑不竇無事時可也若有寇盜患難如何守此以殘其軀  
 觀聖人微服疏家語弟子行及致思篇○本註云不履影  
 過宋可見也謂不敢履孔子之影敬之至也啓蟄蟲獸  
 胎卵之時長謂草木發生也○饒氏曰註不履孔子影其  
 說拘凡與人行即不履其影是敬人之至○章句曰啓蟄  
 蟲之藏於冬者至春間而出也方長草木初生也家語王  
 肅註春分當發蟄蟲啓戶咸出於此時不殺生也春夏生  
 長養時草才不折○衛輒之難已下見致思篇○門衛城  
 門也○章句曰竇牆之缺也○朱子曰衛靈公逐其世子



崩贖公薨而國人立崩贖之子輒於是晉納崩贖而輒拒  
 之○事見左傳定公十四年哀公二年及史記衛世家○  
 章句曰此一章言威儀○**註**聖人微服過宋孟子萬章上  
 云孔子不說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  
 宋○朱子曰微服是著那下賤人衣服又云子羔也是守  
 得定若更學到變通處儘好正緣他學有未盡處○觀瀾  
 三宅氏曰此章言古人之持身居起動止皆考於禮雖處  
 急遽變難而不敢苟也如是豈非幼子之所當則哉朱子  
 更進一步而說○**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非小學正意也

**註**三妻並去聲復音福○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縮又  
 名适字子容朱子曰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  
 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  
 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  
 禍故孔子以**疏**論語先進朱子曰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  
 兄子妻之○**疏**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言也○**節解**曰  
 一日三復蓋不徒吟咏其言而且沈潛其義○**翼註**曰三  
 復只是屢誦非必一日三次之謂妻之者取其賢非為其

榮妻子保妻子○**註**居南宮史記索隱曰南容是孟僖子  
 之子居南宮因姓焉○不可為朱傳曰玉之玷缺尚可磨  
 鑣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所以不廢論語公冶長篇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  
 之○朱子曰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  
 於治朝免禍於亂世○**講述**曰不廢免禍即粘謹言說所  
 謂言足以興默足以容是也○**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  
 言之實也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  
 此則必能○**子路無宿諾註**朱子曰宿留也急於  
 謹其行矣○**子路無宿諾註**踐言不留其諾也○**疏**論語  
 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  
 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  
 ○章句曰此一章復言心術通前章而言○示  
 蒙句解云此一章謹言之實而係威儀之則○**孔子曰**  
**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註**衣去聲  
 音鶴與平聲○朱子曰敝壞也緼泉著也袍衣有著者  
 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



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疏論語子罕旁訓曰非實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疏事只據志之足進於此上言○本註曰立並立也恥謂愧其不如○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南軒張氏曰此不可作細事看惟不忽卑近而實用力於斯者乃知其未易耳○註溫泉著云云勿軒熊氏曰溫泉著出記玉藻云纁為繭縹為纁鄭云衣有著之稱纁今之新綿縹今之纁及舊絮疏好者為綿惡者為絮朱子云袍謂夾衣有綿在胎底○趙氏曰泉著則雜用泉麻以著袍也如今麻苧筋類可置之夾襖中者○正韻貉似狐善睡○圖解狐○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鵲冠鄭伯聞貉其毛深可為裘

**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註好惡並去聲鵲音聿衷音中其音記

稱去聲○鄭宋皆國名子臧鄭伯之子鵲翠鳥聚鵲冠者聚其羽以為冠也衷正也詩曹風侯人之篇其語辭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杜云子臧子華之弟也十六年鄭殺子華故出奔○又曰聚鵲冠非法之服也○鄭伯合璧曰鄭伯即其父文公也○君子曰合璧曰當時君子斷之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益軒先生曰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孟子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以是觀之聖賢之訓服在言行之先蓋服者身之表心術之所先見也可不慎而正之乎今人有服之不衷者往往不能保其終若為士者之服甚過鄙俗及矯服垢穢者且過華飾而做藻繪濃艷炫耀於人目者是皆不稱其身也凡服色之為繪深成者務要雅素而不粗俗雖少年之人亦當如是而况於老成人乎○詩曰彼其之子云云章句曰彼其之子猶言彼人○益軒先生曰此非刺子臧之詩唯引用而已○定直按此詩本刺小人服君子之服以非其宜服故也○不稱其服子臧之服非法所不宜服亦可謂不稱其服也○合璧曰士人之衣冠言動有不順理皆自取速亡之道也

**○公文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歌之家**



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

**邪註** 朝音潮歌昌六切亡如字績緝麻也歎文伯名主

主母也童子指文伯國將亡則任非人文伯富貴而

驕故敬姜嘆而責疏國語魯語朝其母合璧曰朝見其

亦善謀國矣疏母敬姜猶績乎合璧曰何不安享

富貴○使童子備官合璧曰使汝童幼之子備數在官○

未之聞邪益軒先生曰之字謂可自勞之理下文詳之○

困學紀聞十云叔文相嘗三年有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

所得事皆將棄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

博塞之心小人不作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

織紵必有淫泆之行好學為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居吾語女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

**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

**註** 語去聲女音汝瘠音寂嚮音向○居者喻之使止也勞

勤勞逸安逸淫淫蕩沃肥饒瘠瘦薄也善心生則嚮義

矣惡心生則不材矣不材疏衷旨曰從己之勞于績而廣言

材由於淫嚮義由於勞疏之○又曰勞逸之分界甚微而

善惡之相去甚遠○不材合璧曰不賢也○章句曰不材

以木之朽惡不成材喻人之不能成人○益軒先生曰肥

地之人財足食給故逸也多○合璧曰以其富而淫也淫

則忘善故多不材○莫不嚮義合璧曰以其貧而勞也○

**註** 居者至止也定直按是故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

居只是坐陳註恐鑿

**加以紘緹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

**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

**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註** 統丁坎切紘音宏緹音延衣

之垂前後者紘纓之無緹者緹冕之上覆者內子卿之妻

命婦大夫之妻列士元士庶士下士庶士以下則庶人也

自公侯至士庶之妻所織以漸而加者以貴賤為勞逸之

差也冬祭曰烝績功愆過辟罪也春祭社之時則供其農

小學集疏 卷之五 古



桑之事冬祭廟之時則獻其五穀布帛之功男耕女織各效其績逸而有過則治以罪也古之制通貴賤言之疏家語正論解文大同小異○紃小補韻會統冕冠塞耳者詩葛覃註紃織五采○合璧曰古入上下皆務勤勞至於王后親自織玄紃以獻於王○紃本註曰紃纓之無綾者從下而上不結○字彙冠冕之繫以組為之自領下屈而上屬於兩旁之笄垂餘者為纓○緹冠上前後垂覆○為大帶合璧曰卿之妻比公侯之夫人又加織大帶不言加者互文以見也○成祭服合璧曰大夫之妻不特織紃緹大帶全成其夫之祭服○社而賦事云云本註曰社春分祭社也冬祭曰烝○合璧曰賦與也至春日祭社之時則各賦之以農桑之事○哀旨曰自王后以至士庶人之妻莫不勤勞以其其事言己之績為有合于古制吾冀而朝

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

予懼穆伯之絕嗣也註 猶冀也而爾皆汝也修猶飭也廢

胡何也君謂魯君也居位而苟求安逸敗亡之道也故敬姜懼穆伯之絕嗣文伯曠於禮敬姜語之皆凜凜有法度其愛而知疏章句曰敬姜望其子朝夕修飾己而告之以勞之者與疏無墜其父之業也○懼穆伯之絕嗣也合璧曰淫逸者必亡○哀旨曰絕嗣者深痛之辭○熊氏曰此條吾余敬姜自謂童子而爾皆指公父文伯先人謂李氏君謂魯公穆文論伯字孔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章句曰此一章言衣服通前衣敝緼袍章而言○愛而知勞之論語憲 ○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問愛之能勿勞乎

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註 簞音丹樂音浴○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朱子曰簞竹器食飯也瓢匏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疏論語雍也簞以竹編之圓器○狐白曰以也再言賢哉回疏論語雍也簞以竹編之圓器○狐白曰以陋巷其言居處之陋○程子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章句曰此一章言飲食

樂音浴 樂音浴 樂音浴



○定直按本章主意只取簞食瓢飲不為心累以實飲食之節而已如其樂之說則宜於論語講求之○觀瀾三宅氏曰定直之說甚得小學正意凡小學所載詩書之語聖賢之行皆當依此說而觀也

右敬身註

凡九章李氏曰首三章言心術次二章言威儀次三章言衣服末章言飲食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其娣戴

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註

娣音弟嬀音圭○衛齊皆國名莊公衛君名揚東宮太子

宮得臣太子名姜齊姓嬀陳姓莊公再娶于陳莊戴皆謚也娣女弟之從嫁者桓公名完疏左傳隱公

氏曰按衛世家有兩莊公武公之子揚立為莊公蒯聵亦謚莊公此莊公乃武公子生桓公○詩小序曰莊姜美而

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者也左傳杜註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答終以無子國人憂之○益軒先

生日按左傳無子之下有又娶于陳曰嬀嬀生孝伯早死十二字今小學書逸之註文亦不分明○定直按章句曰嬀

陳姓莊公再娶于陳曰嬀嬀戴嬀其娣也其義為明○莊姜以為子史記衛世家莊公令夫人齊女之子立為太子

索隱子之謂養之為子也齊女即莊姜公字州吁嬀人之

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註

嬀音庇好惡並去聲○嬀人幸妾也

疏

合璧曰惡其有作亂之漸恐其以賤奪嫡也○哀旨曰

惡之者非有爾故也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

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註

碏音泆

音逸○石碏衛大夫方道也義方即六順納猶實也邪即

六逆驕矜高奢侈肆淫貪慾佚放蕩自由也寵祿過盛則

驕奢淫泆而疏謂孔氏曰驕謂恃己陵物奢謂夸矜僭上淫

陷於邪逆矣疏謂嗜慾過度泆謂放恣無藝邪謂惡逆之

事○真氏曰石碏之意蓋謂驕奢淫泆乃邪之夫寵而不

所自起而所以驕奢淫泆者由寵祿之過也



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夫音扶下同

聲○降抑也憾恨也矜安重也蓋特寵則驕驕則恣橫而  
不能自抑若強抑之則恨恨則思亂而不能自安自重此  
必然之勢也疏孔氏曰寵而必驕降而必憾言其勢必自然故

言其心難自抑故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  
言其能然者少也

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所謂六順也註少去聲長上聲間去聲○貴賤以位言少

時言小大以德言淫義以道言淫者邪道義者正道也妨  
害也陵犯也間離也破亦害也義謂使臣以義行謂行君  
之義疏章句曰加猶犯也淫貪欲也又曰臣行奉君命以行  
于之新寵而間隔舊嫡之定位以州吁之小而加桓公之

大寵賤妾以及其子是以淫而破義此州吁犯六逆也○  
定直按孔氏曰州吁於逆則少陵長於順則弟不敬兄六  
順六逆因事廣言非謂州吁徧犯之也句讀於章末取之  
所謂因事廣言者固佳合璧舉州吁事實作徧犯六逆者

恐涉穿鑿然州吁所犯桓公所行不特長幼之逆矣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  
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註去上聲○去猶遠也

逆即六逆速召也言為人臣者當務於去禍不可反召禍  
也莊公溺愛嬖人之子使特寵弄兵而弗之禁是去順而  
效逆也其後州吁弑桓公為石碯所誅豈非速禍之明驗  
乎孔氏曰州吁於六逆則少陵長於六順則弟不敬兄非  
謂徧犯疏註速召也熊氏曰速召也易之需詩之伐木並  
之也疏訓召○其後州吁弑桓公熊氏曰州吁後弑其

君桓公石碯因桓公母家與陳侯共  
殺州吁立桓公母弟晉是為宣公  
晉侯伐秦成子受襁于社不敬註康肅皆諡秦晉皆國名  
劉康公成肅公會

樂集統 卷之五 晉古 三十一



祫祭肉也社祭土而主疏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晉厲

成子即成肅公劉子即劉康公也○本爵也○衷旨曰此而

不敬則無敬之時○註祫祭肉也○本義祫字左傳作祫社

註曰祫宜社之肉也盛以祫器正義曰周禮掌蜃云春

秋定十四年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眾云蜃可以

白器令色白是盛以蜃器故曰祫也○宜于社王制曰天

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本註曰宜出兵祭社之名

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劉子

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

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註中者理之本然也動作以事言禮義以理言威儀以身

命在人為性者也動作禮義威儀各有當然之則聖人所

以定其性而使弗失也能循是則以養其性則為福順乎

天而吉也不能循是則以敗其性則取禍違乎疏合璧曰

天而凶也能與不能亦在乎敬怠之間而已矣

也天地之中猶言天地之性也以此理無過不及故謂之

中○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朱子

曰此大本之中也只是恰好處劉康公論人受中以生其

義甚精○真氏曰劉氏之所謂中即成湯所謂降衷之衷

是所謂天命之性也人之動作威儀非可以強為也大地

有自然之中而人得之以生故動作有動作之則禮義有

禮義之則威儀有威儀之則皆天命一定而不可違者也

能循其則順天地之命者也故曰養之以福不能循其則

者逆天地之命者也故曰敗以取禍然所謂能與不能者

豈有他哉亦曰敬與不敬而已矣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故凡動作禮義威儀皆有自然之準則過之非中也不

及亦非中也所以然者以其有定命也命出於天一定而

不可易雖欲違之得乎動作以言禮義以理言威儀以



威謂動作之有威可畏儀謂動作之有儀可象也能不能  
 猶言賢不肖也○衷旨曰禮與生俱來有須更離之不可  
 不敬是無禮也是失其所以生矣故下文取禍福字伴說  
 ○呂氏曰福本自有故曰養禍自外來故曰取○家語辨  
 物篇邾隱子朝于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  
 執玉卑其容俯註云所以聘于主也子貢曰以禮觀之二  
 君者將有死亡云云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必以亡矣云  
 云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能者至取禍益軒先生曰大  
 禹謨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伊訓曰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周子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恃之凶皆是  
 之謂也○註在天為命云云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  
 又曰天所賦為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  
 命物所受為性**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  
**盡力莫如敦篤敦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祀在執膳戎有受脰神之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

不反乎註

膳音煩○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敦加厚也篤實  
 而加厚焉亦敬也養神謂奉祭守業謂務農戎  
 兵戎膳祭肉執膳受脰皆交神之節情謂受脰不敬反  
 還也君子敬以奉祭小人敬以務農皆養之以福者也成  
 子以君子而受脰不敬有取禍之道  
**疏**真氏曰君子勤禮  
 小人雖異而所當敬則同勤禮者君子之敬盡力者小人  
 之敬也養神謂奉祀守業謂務農君子勤禮以奉祀小人  
 盡力以務農則可以保其所受之中而養其自然之福矣  
 成子君子也而受脰不敬故劉子譏之又曰敬之一言乃  
 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傳心之要法春秋之世去聖人未遠  
 名卿賢大夫猶有聞焉呂成公曰劉子之言乃三代老師  
 宿儒傳道之淵信矣夫○益軒先生曰勤禮即養性定命  
 君子之敬也○觀瀾三宅氏曰敦篤謂其於田業日益致  
 力也非篤實之云也○衷旨曰小人邊伴君子說○敬在  
 養神正義曰敬之所施在於養神○又曰宗廟之祭有執  
 膳兵戎之祭則有受脰○大節合璧曰大禮節也○成子  
 惰合璧曰今成子受脰怠惰不敬○章句曰惰謂受脰不



敬 ○合璧曰此去必有敗亡之禍其不反還於家者乎 ○  
 註膳祭肉正義曰詩詠祭祀之禮云為俎孔碩或燔或炙  
 又曰旨酒欣欣膳炙芬芬毛傳云傳火曰燔祭肉有燔而  
 薦者因謂祭肉為燔也 ○瑕晉地 ○示蒙句解云此章大  
 抵敬身之事而君子勤禮小人守業而致 ○衛侯在楚北  
 敬於祭祀又說明倫之孝故收入通論歟

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  
 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  
 以在民上不可以終註 衛楚皆國名衛侯名惡文子衛大  
 楚令尹楚上卿執政者名圍免謂免於  
 禍詩大雅抑之篇則法也終謂善終於  
 楚林堯叟註衛襄公朝楚 ○又曰令尹圍即王子圍 ○左  
 傳言於衛侯曰之下有令尹似君矣五字林註似君威儀  
 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矣 ○無威儀林註不敬慎其  
 威儀 ○不可以終林註不可以善保其終 ○標題後二年

令尹圍弑邾放自立改名熊虔是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  
 為靈王 ○今尹圍又為子比所殺

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  
 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  
 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  
 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註 聞音問 ○此衛侯  
 問而文子答也令

聞長世謂善名久垂於世也是指君臣而言順是以下若  
 父子兄弟内外大小是矣皆如是謂皆有威儀也固者安  
 固不疏 君有君之威儀云云 衷旨曰此雖謂令尹無威儀  
 敗也疏 實有以威儀望其君意 ○畏而愛之合璧曰畏其  
 威而愛其德 ○順是以下章句曰順猶言由也 ○合璧曰  
 從此君臣至士人之威儀皆如此 ○是以上下云云合璧  
 曰是以君臣交相敬愛堅固其國 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  
 家也 ○林註上下相安堅固如一



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註

第詩邶風柏舟之篇棟棟富而閑習之貌選簡擇也言威儀無一不善不可得而簡擇取舍也此蓋借引以為人

皆不可無疏註邶風邶邶皆衛詩故曰衛詩也○富而閑

欽閑習則從容而不生疎○借引云云益軒先生曰文子

釋詩與詩本意異斷章取義也言君臣上下盡有威儀而

富盛閑習○衷旨曰引詩言而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

推其意言威儀之不可不有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註

疏定直按此引詩亦斷章取義與詩故君子在位可畏施

意不同○本註攝佐也林註亦同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

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

也註舍上聲行去聲樂音洛○施用也舍不用也用舍當

儀真氏曰令尹圍專楚國之政有篡奪之心形諸威儀必

有借偏于上者故文子見而知其不終也未幾以篡被殺

果不終疏在位可畏章句曰在位而正衣冠尊瞻視故可畏

能終疏○施舍可愛合璧曰或施而行或舍而藏各當其

理而有可愛○進退可度合璧曰揖讓進退可為法度○

周旋可則合璧曰行步周旋可為準則○容止可觀章句

曰容動容貌也止閑靜之時也○德行可象章句曰行於

身之謂行行本於德故曰德行○聲氣可樂章句曰聲氣

若聲效戲笑之類○林註聲為律可樂○益軒先生曰可

樂者聞之者不逆耳也○動作有文章章句曰文章文采也○

林註一舉一動煥乎有文○言語有文章章句曰章條理也

○真氏曰文章二字非止於言語詞章而已聖人盛德蘊

於中而輝光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



異矣○以臨其下林註臨治其在下之人○合璧曰威儀  
非外假也必由心之齊壯中正以出故大學亦以赫喧之  
外著本于恂慄之中存○真氏曰自古之論威儀未有若  
北宮文子之備者有威而可畏之謂威威非徒事嚴猛而  
已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夫是之謂威儀非徒  
事容飾而已動容周旋莫不中禮夫是之謂儀然君有君  
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梁襄王君也望之而不似君非君  
之威儀令尹圍臣也見之而似君非臣之威儀也當是時  
令尹圍專楚國之政有篡奪之心焉故形諸威儀必有僭  
偏于上者故北宮文子知其不終也未幾以篡得國果不  
能終當春秋之世聖學之傳未泯名卿大夫率以威儀觀  
又蓋威儀者德之表也德有敬慢形諸外者亦然故君子  
因其外以覘其中見其容止而知其福禍也自在位可畏  
以下凡十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非盛德積于中安能  
此有

右通論註

通論立教明倫敬身三者凡三章

疏

石洞書院紀聞饒氏曰衛莊公一條教以

義方論立教六順六逆論明倫乃立教以明倫劉康  
公一條以定命論敬身衛侯北宮文子一條敬慎威  
儀論敬身君臣上下至朋友論明倫乃敬身以明倫  
○定直按通論通論三者也章句以為末二章並論  
敬身恐不然饒氏謂兼論明倫者為優而其於第二  
條則只云論敬身恐亦不是示蒙句解以為兼論明  
倫者  
宜從

小學句讀集疏卷之五



